

敬惜字纸的读书人

读韦泐新著《百年新诗点将录》

周良沛



《百年新诗点将录》
韦泐著
文汇出版社出版

孩童时,虽然跟着大人、老人也会像唱顺口的儿歌一样,完全不知所以地溜着嘴说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……”,可我还未上学,也不像有的人家的孩子,会早早地在家教识字。可亲朋、来往的人家,多是读书人,有的每天还练字,这样,字纸则随处可见。我们孩子,不要说不敢碰它,就是它掉在地下,大人都像那时鬼子的飞机来了响的警报一样,大声叫赶快拾起来。接着是严肃、严厉的告诫:糟踏了字纸,来世就会是个瞎子!这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心里,无疑像遭到鬼子投下的一颗炸弹。直到上学后不信迷信,我也会下意识地感到并盼望着,哪位惜字纸的读书人,肯定会当文化状元的。

七八十年过去,垂垂老矣,世界也不似当年。除了练书法的人家,电脑一普及,已经很少见字纸了。可是,正如电视片《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》所沉痛的教训之一,“有钱就能出书”的现象,在我们这里也泛滥得可以。文字垃圾祸成字纸垃圾,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公害,也是环保的公害。不是废了它,来世会瞎眼,而是若无鉴别能力看了且信了它,今世一眼黑,还不是等于瞎了一样么。

这时,看到韦泐的《百年新诗点将录》,眼前一亮。虽然其中一些篇章过去在报刊发表时也读过,可是,如今汇合于新诗百年之际,作为他个人对这百年新诗的一种纪念,一种看法,一番书写,自然又是另一种景象了。

近年,每逢到上海与不同的诗人相聚时,很多时候都少不了要见到韦泐。乍一初见,风度翩翩一帅哥,很容易误为是另一路的明星,一介绍才知道,他是早已闻名却未能晤面的资深诗人、评论家,有人也称他书法家。他只承认自己是喜欢书法。有了接触之后,才知道他还是一位收藏家。不排除有值钱古董珍宝,可主要是集中精力收藏新诗集的不同版本。在有的人眼里,它不如古董珍宝值钱,在我看来,有的作用无价。我国新文学出版的珍藏之丰富,自然难有人可与唐弢、赵家璧相比,我也有幸参观过他俩的书房,叹为观止。但仅新诗一项看,韦泐也未必处于弱势。这本《点将录》中的文字,自然少不了来自这些藏书的灵感。

新诗百年,可说的诗人,自然不止书中所述及的这六十来位。既然名为“点将”,自然是主帅亲点。这就既要作者唯物史观的坚持,同样少不了点将者很大的主观性。如胡适(1991—1962),这是讲新诗无法绕开的人物。他在学界、政坛的种种言行的表理、清浊、反复、复杂,在海外有对他的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(价值重估)时,冯至先生是非常同意将他的《尝试集》定为“不是新诗成就的反映;却是新诗开路的碑记”之

同时,包括胡适在内,“许多坐标于碑记的人物,其诗却有不是都能保证有它经典性之感”,而且,一个人写一辈子,能留下几首,乃至几行可以让人长记的诗,都是很不容易的。因此,虽然不可能离开诗说人,或离开人说诗,可在漫长的百年,说诗忘了人,说人忘了诗的事,也不为怪。如艾青这样诗名震世的大家,其诗集《他死在第二次》及其中的《除夕》,已少有人提及,韦泐重提,认真起来,也就不是简单地对一份失忆的补救。

而且,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疏忽或忘记的,不论是健在或已过世的诗界前辈,韦泐对一般现在的读者还是不太熟悉的老人点的将里,钩沉复出,也是对新诗一大贡献。

由此,想起儿时严受惜字惜纸之教,至今铭记,老了又见文字垃圾祸成字纸垃圾的公害,感慨不尽。韦泐爱书、藏书、写书之好,已经远远不是他个人兴趣的行为,他的藏书用于介绍新诗服务于众,已和文字垃圾祸成字纸垃圾的公害形成对比,实为公益。他那许多藏书,不乏是从被人当成垃圾的旧书报里淘得的,此中的专心、细心、诚心,是真正的惜字惜纸,是我青少年时所想的、盼的,他们之中所出的文化状元。

最早的新诗出版机构

亚东图书馆在陈独秀直接关心下创办于上海,是中国最早助推新诗诞生和发展的出版机构。它继1920年3月出版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白话诗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后,1922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《新诗年选》。同年出版了康白情的诗集《草儿》《河

上集》,汪静之的诗集《蕙的风》,俞平伯的诗集《冬夜》《西还》。又一年,出版了陆志韦的诗集《渡河》,宗白华的诗集《行云小集》,以及诗选集《我们的七月》《我们的六月》等。一直到1929年,还印行了钱君匋先生的诗集《水晶座》。整个上世纪二十年代,在中国新诗还处于初创幼稚阶段中,正是亚东图书馆不遗余

力,为新诗的成长积极“鼓与呼”,推波助澜,摇旗呐喊,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助长作用。



上海亚东图书馆标志

中国第一部新诗集

这是胡适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部新诗集,1920年3月初版后,当年9月诗人作了小改印了第二版。1922年10月,对诗集作了较大增删,出了增订四版。以后,就以这个版式作为蓝本,一版再版,达几十次之多,可见此书受读者之欢迎,影响之巨大。

这一版本前,胡适有“四版自序”,开头一段文字中说:“社会对于我,也是很大度的承认

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。”接着,胡适对新诗的尝试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:“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,虽然一年放大一年,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的血腥气。”为了《尝试集》的新版本,胡适将初版后写的诗放在一起,先后请任叔永、鲁迅、周作人、俞平伯进行阅读增删,“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,又删去了几首,同时却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。”这样,经过增删及一

些文字改动,这“增订四版”共刊诗词六十四首,分三编及附录“去国集”。《尝试集》的意义在于,它开创了我国新诗创作的纪元。



胡适《尝试集》

中国第一种新诗刊物

1922年1月,中国第一种新诗刊物《诗》月刊,在上海破土而出。此前,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上,曾刊出以诗写成的关于《诗》月刊的广告:《〈诗〉底出版底预告》,最后两句是“我们造了这个名为《诗》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/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来捐些粮食花果呀!”这样的广告用语,当是十分有趣。

1921年秋,叶圣陶、朱自清、刘延陵三人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书。那里濒江临海,三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远离喧嚣的市区,置身在“大自然恢宏

阔大的景象”中,颇感新奇。每天课余,就一同在江边散步。一天,他们的话题从课堂上教授的国文课,谈到新诗的产生,觉得四年来还没有一份专载诗歌的期刊。于是,提议自己来办一本诗刊试试。他们说干就干,马上拟定计划,并致信中华书局,要求书局同意承担刊物的印刷与发行工作,并定下诗刊为三十二开本的月刊,于1922年1月创刊等事项。他们则以“中国新诗社”的名义,负责编辑。俞平伯适从英国游学归来,也参与部分编辑工作。而具体负责编诗刊的,主要是叶圣陶与刘延陵,前五期中,则主要由刘延陵担纲编辑。《诗》月刊从1922

年1月创刊,到1923年5月停刊,近一年半时间中,出刊两卷共七期,计第一卷五期,第二卷二期。在民国年间,《诗》月刊的创办时间与期数,都算不上突出,但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诗刊,意义非同一般。



《诗》月刊

(上接第一版)1930年开始用不同的笔名,在《华北日报》副刊上发表新诗。他的诗,最早得到时任北大英语系主任的徐志摩先生赏识,暑假里还将卞的诗稿带回上海,推荐给沈从文赏阅。徐把卞的诗代署其真名,拿到自己主编的《诗刊》上发表,又集编成一册,取书名为《群鸦集》,准备让新月书店出版。可惜徐于1931年11月遭空难,卞的诗集出版之事遂成泡影。但自此卞的诗歌常常刊于《诗刊》与《新月》。1933年,沈从文惜才,出资让卞自印了一册诗集,书名为《三秋草》,收诗十八首。诗集印出后交给新月书店代售。1935年12月,卞之琳的《鱼目集》列入巴金主编的“文学丛刊”第一辑,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。这套丛刊共十辑,每辑十六册,计一百六十种。在第一辑的十六册中,卞的《鱼目集》是唯一的一册诗集,这也成了这套丛刊问世的第一本诗集,可见主编者巴金对卞诗人的器重。

在卞之琳自己的眼中,也把《鱼目集》看作是他的第一本诗集。因为《三秋草》是自印的,他说《鱼目集》“这本小书的出版,也许还要算我的第一次示众,出书瘾也算过了,胡适的东西又可以不

借手他人,而由自己让时间去淘汰”。同时,卞与何其芳、李广田已商定,三人合出诗集《汉园集》。为此,卞从自己的诗稿中抽出部分来,编入《汉园集》,此书于第二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《鱼目集》共收诗二十九首,创作于1930年至1935年间,共分五辑。他把早期创作的诗如《西长安街》等,放在第五辑,而把当年新作的七首诗放在卷首,作为第一辑。那首著名的爱情短诗《断章》,就编入这一辑中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/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/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

我常常想,唐诗宋词历经千百年的时间考验,不少经典之作仍得现代人咏咏。这是经典的力量。而现代新诗精品无多,能让人记得住的更是寥寥无几,《断章》就是这极少精品中的经典。这再一次佐证了诗歌不以数量和长短取胜。因为这首仅仅只有四行的小诗,许多人记住了卞之琳。这就是经典的魅力。卞之琳以其轻快的巧妙构思,使诗意的跳荡与意象的灵动相得益彰。这首抒情短诗,看似没有很多感情色彩,不经意间却透露出内在深情。

《鱼目集》是卞之琳诗歌创作

的第一个高峰期的优秀作品,也是他的诗走向成熟的转折期代表作。他创作的初期诗歌,明显受到新月派的影响,也受到英法现代派诗歌的影响。这使他的诗较早具有现代主义意识,即对诗歌自身特质的认识,强化创作的主体性,以及诗人应以怎样的审美方式掌握世界等等。在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实验的先行者群星中,卞之琳无疑是觉醒较早、璀璨闪烁的一颗。

《鱼目集》后,卞之琳又于1940年出版诗集《慰劳信集》,写的是延安生活,质量平平。纵观卞之琳的一生,写诗并不多。他说:“我还有点自知,如果说写诗是‘雕虫小技’,那么用在我的场合,应是更为恰当。”卞之琳作为翻译家,花了大量时间译出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。晚年,他出版了诗集《雕虫纪历》,共收诗一百零一首,几乎就是他全部新诗的创作了。

近有媒体披露,新发现了一批卞之琳的佚文佚诗,包括1926年7月发表于《学生文艺丛刊》第三卷第五集中的《小诗四首》。这样,就把卞之琳诗歌发表的起始时间推前了四年。这对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来说,可谓幸事。